

二（宣说轻视内寂静之过患）分二：一、真实宣说；二、宣说是故难以揣度他众。

一、真实宣说：

199

《圣般若摄颂》云：

《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

菩萨勤利众生得，禅力解脱根等持，

菩萨住彼为世间，得力解脱三摩地，

轻思此非行寂静，佛说彼住魔行境。

彼著山野寂静行，此亦知彼魔所作。

某位菩萨精勤利益众生，获得四禅、五力、五根、三解脱门等持以后，周游聚落、城邑，为了成熟一切有情而示现种种事业。另有不了知他的甚深密行之人，轻蔑地认为这并非在行持寂静，佛说这种造作者是住于魔的行境——魔有机可乘的处境中，如《佛说诸法无生经》等中记载往昔说法比丘净行与行慧的公案一样。

《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·辩魔相品》云：

[若于如是修真远离行者返生轻慢，当知是菩萨虽得禅定、解脱、神通、智慧、三昧等法，而亦不具善巧方便。须菩提！菩萨虽在百由旬外旷野空寂等处，纵经一岁、百岁乃至百千俱胝那庾多岁，设过是岁修远离行终无利益。如我所说真远离行彼不能知，不能深固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无善巧方便，但以寂静为真远离。若求佛道者贪著依止，如是远离我不听许，亦不能令我心生喜。何以故？如我所说远离行中，即不见有如是远离行人名真远离。]

隋天竺三藏·阇那崛多所译的《佛说诸法本无经》云：

[善家子！于先过去阿僧祇劫，复过无数、广大、无量、不可思、不可量，过已复过，于彼时节有佛出世，名迷留上王如来、应、正遍知、明行具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教师、佛、婆伽婆。彼如来寿量九十九俱致那由多百千岁。彼世界名

金焰影，其彼佛土皆用金作，亦以三乘令众生涅槃。何者为三？所谓声闻乘、独觉乘、菩萨乘。彼如来第一集会，声闻有八十俱致那由多百千，彼皆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应作者作，所作已办，弃舍重担，得到自利，尽诸有结，以平等智得善解脱。第二集会，比丘有七十俱致那由多百千。第三集会，比丘有六十俱致那由多百千。第四集会，比丘有二十五俱致那由多百千，又，倍上数比丘尼集，又，倍上数忧波塞迦集，又，倍上数忧波斯迦集，又，倍上数诸菩萨集。彼诸菩萨具足无生法忍，巧出无边三摩地道，得无边门总持，转不退转法轮，何况初乘发行菩萨？于中复有无量、无数独觉乘者。善家子！于彼时节，彼佛有无量、无数、无算诸声闻众。

善家子！彼金焰影世界，若树、若柱，彼皆七宝所成。彼树出如是声，所谓：空声、无相声、无愿声、无生声、无所有声、无相貌声，彼出如是等声。于中如是等声出时，彼诸众生其心解脱。彼如来灭度千岁正法住已，彼声亦不复出。

善家子！彼迷留上王如来、应、正遍知，劝请说法比丘名净善行，令其说法尔乃灭度。善家子！彼时复有说法比丘名善行意，其人具足善净戒聚，复得世间五通¹胜智，亦能转诵毗那耶²藏；彼比丘复有严炽苦行，信乐廉俭³领众说教；彼安立住处已于中止住⁴；彼之徒众善住戒聚，信乐头多⁵功德及以减省⁶；彼比丘亦发勤行而离于菩提心。彼有余菩萨众，亦教以威仪道，令其相应；见有所得而行教化，取诸行无常、取诸行苦、说诸行无

¹ 五通：如意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、自识宿命。

² 毗那耶：梵语 Vinaya，也译为鼻那夜、毘那耶、毗尼、毗奈耶、毗尼耶（毘为毗的异体字，故可通用）、鞞尼迦，意译为律，佛教术语，即是佛教戒律之意，为学处与轨则的制立。

³ 廉俭：拼音 lián jiǎn，清廉节俭。

⁴ 止住：拼音 zhǐ zhù，住止；停留。

⁵ 头多：即头陀。头陀是梵语，是抖擞的意义，这是过着极端刻苦生活的称呼。十二头陀行中，衣著方面有二：但三衣、粪扫衣。饮食方面有四：常乞食、不余食、一坐食、节量食。住处方面有五：住阿兰若、塚间坐、树下坐、露地坐、随地坐。睡眠方面有一：即常坐不卧。

⁶ 减省：拼音 jiǎn shěng，减少省去。

我；彼无巧慧，于菩萨行亦无善巧；彼比丘虽尔而善根具足。又，彼说法比丘净善行者，善知众生各各别根，彼所有众不重头多功德及以减省，乃于无所得忍善巧方便。

善家子！尔时说法比丘净善行者，与其徒众到善行意比丘住处止宿，然亦以时数数入村，愍众生故，村中食业作已而出，彼令多百千家已作净信。

彼之徒众亦善化导，到众生所为其说法，令多百千众生建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若善行意所有徒众，喜乐修定不数入村。尔时善行意比丘，于净善行说法者及徒众边，不净心生而言：‘此是懒堕比丘，常数入村。’即鸣犍迟⁷集比丘众，自作制住：

‘汝等一莫入村。’向净善行所有徒众，作如是言：‘汝等不善知行、不少言语，何因汝等数数入村？诸佛世尊赞叹许可住阿兰拏⁸，汝等莫到他家，汝等应住思惟定乐。’

善家子！尔时净善行比丘所有徒众，于善行意比丘所制言教不顺其转，复数入村，为成熟众生故。善家子！时彼比丘从村出已，彼善行意比丘复鸣犍稚集比丘众，作如是言：

‘汝等若更入村，于此住处不得共住。’善家子！时净善行说法者，护彼比丘故，于自徒众告言：‘汝等一莫入村。’时彼村中所有众生，是彼比丘所成熟者，彼等不见诸比丘故，悉怀热恼善法损减。

善家子！时净善行说法者，彼三月过已，从住处出到别住处，及共徒众复入村城、国邑、王都，入已为诸众生说法。善家子！时善行意比丘，复见净善行说法者数入村家，亦见彼众本性威仪入他家中。彼复唯有不净心生：‘今此比丘恶戒、破戒，自身既尔徒众亦

⁷ 犍迟：拼音 ji à n chu í，又作犍槌，犍地，犍椎。为报时之器具。意译作铃、鼓、铎。本为木制，后世多为铜制。敲打犍椎之规则，称为鼓仪。依《五分律》卷十八载，诸比丘布萨时，若到时不集，荒废坐禅行道，佛乃唱“时至”，敲打犍椎，或击鼓、吹螺集众。

⁸ 阿兰拏：即阿兰若，阿兰若原意是指森林，引申的意义为“寂静处”、“空闲处”、“远离处”、“无事处”。修行头陀行的僧人，通常在村外空隙的地方造小房居住，或不造房屋，只止息在大树之下，作为清静修道之所，躲避人间热闹处之地。坟场等平常人厌恶远离的地方，也经常被当成是阿兰若。因此他们又被称为阿兰若比丘，或是森林比丘。

然，此秃何有菩提？唯是诈诳。’便告多人作如是言：‘此比丘杂行、去菩提远，贵重利养染着他家。’

善家子！尔时善行意比丘于他时死。然其死时，以于彼边不净心生，作业熟故，堕阿毗至大泥犁耶中。经九十九俱致百千劫在大泥犁耶中，所有大泥犁耶苦皆具受已，于六十三百千生中常得诽谤；于三十三百千生中行出家已，还退在俗。以彼余业障故，于无垢焰如来、应、正遍知教中出家，寿量既长，于俱致百千岁如救头然发勤修行，犹未曾得随顺道忍。复多百千生中暗钝，以彼余业故。

善家子！彼时说法比丘名净善行，汝莫异见。何以故？不动如来即是彼时说法比丘名净善行。善家子！彼时说法比丘名善行意，汝莫异见。何以故？我身即是彼时说法比丘名善行意。我于彼所乃至微细方便，于中不净心生已，作此业障堕大泥犁耶中。

善家子！有如是微细业障。善家子！若有菩萨不欲如是业障者，于第二菩萨所诸修行中不应违背，诸作业中皆当信顺。应生如是心：‘我不知他心，众生所行是亦难知。’善家子！如来见是义故，说如是法于富伽罗⁹，‘富伽罗所不应选择，唯我能选择富伽罗及余似我者。’善家子！若欲自护不应选择有所行者，不于他所而作遮碍¹⁰此如是相，当于佛法勤作相应，昼夜勤念与法相应。善家子！发行深心菩萨，不应复于他所而作遮碍，当勤随顺相应修行。’

善家子！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若有菩萨令彼安立十善业道；若有菩萨独到闲处，乃至一弹指顷信诸法一相道，若问、若共议、若说、若教诵、若自诵，此生福德过多于彼。何以故？善家子！菩萨摩訶萨因此道故得净业障，诸众生中远离爱憎速到遍智。”]

⁹ 富伽罗：即补特伽罗。意译为数取趣、人、众生，指轮回转生的主体而言。数取趣，意为数度往返五趣轮回者。乃外道十六知见之一。即“我”的异名。

¹⁰ 遮碍：拼音 zhē à i，阻碍。

二、宣说是故难以揣度他众：

200

《圣般若摄颂》云：

于住村落或静处，离二乘心定大觉，
利生菩萨之寂静¹¹，妄念揣度坏自己。

《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

虽住城隍及山野，乐佛菩提离二乘，
修如是行利世间，一念如秤名菩萨。

任何菩萨无论是住在村落或者寂静处，内在远离声闻、缘觉二乘的心而对大菩提之道有定解，这种方式就是实际利益众生菩萨的真正寂静，其他菩萨不知此理而对具备如此寂静的菩萨以妄念揣度他的境界，觉得这不是安住于寂静……如此一来，他将毁坏自己已得与未得的功德。

因此，佛在诸经中说：“除非我与如我者以外，补特伽罗不能筹量补特伽罗。”“菩萨当观察自相续而莫寻他之过失。”

《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·辩魔相品》云：

[“又，须菩提！有诸恶魔见彼住空寂处修远离行者，即到其所于虚空中作如是言：

‘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所修者真远离行，如来称赞汝修是行故，令汝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是菩萨闻空中声所称赞已，从彼空寂旷野等处来至聚落，见余菩萨柔和善顺修持梵行，远离声闻、缘觉之心三业清净者，即起轻慢作如是言：‘汝等是为愤闍行者，汝所修行非远离行。’须菩提！彼住空寂菩萨以真远离行为愤闍行，以愤闍行为真远离行，以其过恶故，所应恭敬者而返轻慢，不应恭敬者而返恭敬。何以故？彼作是念：‘我住空寂旷野等处，有诸非人念我故来、助我故来。汝近聚落住者，何有非人来助念汝？’

¹¹ 利生菩萨之寂静：原译为“利生寂静之菩萨”。

作是念已，于余菩萨起轻慢心。须菩提！当知此人是为菩萨中旃陀罗、菩萨中过恶者、菩萨中污行者，是为形像菩萨，亦名贼住沙门，亦名沙门形贼，亦名不净法者，亦名非礼法者。以是相故，当知是为初发心者，是故一切世间诸天、人等所不恭敬。何以故？我说彼人是增上慢者。须菩提！菩萨摩訶萨于如是人不应亲近。

又，须菩提！若诸菩萨摩訶萨不舍一切众生、爱乐一切智、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为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，不应亲近如是等人。须菩提！求菩提者于诸魔事常应觉知，觉已远离。于一切时常生厌离怖三界心，但为利乐一切众生，引示众生所有正道，令诸众生圆满正果住法实性。又复于诸众生起大慈心、大悲心、大喜心、大舍心，菩萨常作是愿：‘愿我当于一切时、一切处远离如是一切魔事，设或暂起速令除灭。’须菩提！若菩萨摩訶萨能如是学者，是菩萨摩訶萨神通智力。须菩提！当知如是等皆说菩萨摩訶萨觉知魔事真远离相。”]

《大方广佛八十华严·十回向品》云：

除灭一切诸心毒，思惟修习最上智，
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
此人回向得究竟，心常清净离众毒，
三世如来所付嘱，住于无上大法城。

〈文殊化贫女，教示平等心〉

南北朝后魏时代，五台山灵鹫寺每到春天三月依例举行无遮斋会，不论出家俗家、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，都可以平等参加，饱食一餐，平等施食，无人我之分别。

一天，一位穷苦的女人抱着两个幼儿，后面跟着一只狗，身无多余之物，来到无遮斋会现场。因为身无分文，她剪下一撮头发交给寺里住持说：

“我只有这些头发供养三宝了，请勿拒绝！”

法印法师收下了贫女的供养，贫女说：“我还有急事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能否先分一些饮食给我？”

虽然开斋时间未到，法师还是满足了贫女的要求，取了三份食物，用意是让女人和两个幼儿都能饱食一餐。

但女人说：“还有我这只狗，它也得吃一些东西才行啊！”法师略显无奈，又从里面拿出一些食物，勉强地交给女人。

女人又说：“我肚子里还有小孩，也需要分一些食物吃。”

此时，法师禁不住怒斥道：“你来这里求出家人布施斋食，却贪得无厌，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都还没有生出来，难道说他也能进食？可是你却求索再三，滥贪美味之心，觉得太过份了吗？”

被斥责了的贫女，说了一偈：

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，

三界无着处，致使阿师嫌。

说完立刻腾身踊上虚空，示现出文殊菩萨的德相，狗化为他座下的狮子，两个孩子也化成二位侍者。在云光飘渺，若隐若现当中，又复说偈：

众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，

百骸俱舍弃，其如爱憎何？

这首偈的意思是：众生但知学佛要有平等布施之心，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识波动，随着境界而流转不停。虽然明知要舍下外在的身体，无奈心中仍然存著爱憎之心，怎么可能入道呢？

当时参加斋会的人亲眼见到了大士的圣蹟，都感动悲泣，向空中请求大圣垂示真正的平等法门。

空中传来了偈语说：

‘持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，
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’

后法师以贫女（即大士化身）所布施的秀发，建了宝塔来供养。这所宝塔现仍屹立在大塔院寺的东侧。

文殊菩萨示现贫女乞斋，教导我们要学习平等心，唯有不做分别的真平等心，方能与佛菩萨的智慧相应！当时留下的头发，被供奉在发塔中，还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偈语：

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，
三界无着处，致使阿师嫌。
众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，
百骸俱舍弃，其如爱憎何？
持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，
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

北齐·僧璨大师为禅宗三祖，其〈信心铭〉有一段很有名的偈颂：

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
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”

告诉我们什么是究竟之道。真正的慈悲，应该是所谓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，一切真理由于人起了爱憎心，有喜欢、不喜欢，就远离真理了。如果能以平等心看待一切，自然就能契入佛法，洞彻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！

马鸣菩萨在《大庄严论经》中，也讲述了一则，婴愚者实难辨别贤愚的公案。

《大庄严论经》云：

[复次，若诤竞者闻断结名，所诤事解，若人欲得供养恭敬，应断诸使。

我昔曾闻，有差老母，入于林中采波罗树叶卖以自活，路由关逻，逻人税之。于时老母不欲令税，而语之言：“汝能将我至王边者，税乃可得，若不尔者终不与汝。”于是逻人遂共纷纭往至王所，王问老母：“汝今何故不输关税？”老母白王：“王颇识彼某比丘不？”王言：“我识，是大罗汉。”又问：“第二比丘王复识不？”王言：“我识，彼亦罗汉。”又问：“第三比丘王复识不？”王答言：“识，彼亦罗汉。”老母抗声而白王言：“是三罗汉皆是我子，此诸子等受王供养，能使大王受无量福，是即名为与王税物。云何更欲税夺于我？”王闻是已叹未曾有。“善哉老母！能生圣子，我实不知。知彼罗汉是汝子者，应加供养恭敬于汝。”

于是老母，即说偈言：

“吾生育三子，勇健超三界，
悉皆证罗汉，为世作福田。
王若供养时，获福当税物，
云何而方便，税夺我所有？”

王闻是偈已身毛皆竖，于三宝所生信敬心，流泪而言：“如此老母宜加供养，况税其物？”

王说偈言：

“自从今已后， 如斯老母比，
生子度三有， 器堪受供养，
不听税财物， 咸应加恭敬，
设有同伴侣， 驼驴及车乘，
多载众珍宝， 为此老母故，
不应格税彼。 况此一母人，
单已卖树叶， 更无余钱物，
而当有税夺？ 设我山岩窟，
经行修道处， 行人于彼中，
灭结断诸漏， 尚应敬彼处，
尊重而供养。 况如此老母，
能生圣子者， 而当不修敬？”]

薄地的凡夫因缺乏慧眼， 很难识别贤圣与凡愚的所作所为。 所以作为佛法的初学者， 最好还是恒修净观为妙， 不妄加评论他人是非。